

虎穴除贼首

美 约翰·加德纳 英 伊·弗莱明 / 著

郭先林 戴仕卫 王应云 /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a. Lord de Nieuw
Nieuw Amsterdam

ex George Vno, Claude
 Stuart Jones, John Vno,
 Edward F. Vno, Andrew
 Vno, Vno P. Vno,
 Vno Vno, Vno Vno

詹姆斯·邦德惊

007 虎穴除贼首

〔美〕约翰·加德纳 著

〔英〕伊·弗莱明

郭先林 戴仕卫 王应云 译

John Gardner
NOBODY LIVES FOR EVER

Ian Fleming
FOR YOUR EYES ONLY

根据Hodder & stoughton 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
Triad/Granada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007虎穴除贼首

(美)约翰·加德纳
(英)伊·弗莱明 著

郭先林 戴仕卫 王应云译
责任编辑: 古拉 丁放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2000 印数: 1—45220

ISBN7—217—00306—7

I·124 定价: 1.95元

湘人: 87—9

目 录

007虎穴除贼首

第一章	南行路上.....	(1)
第二章	“毒矮子”	(12)
第三章	苏姬.....	(20)
第四章	“猎斗竞赛”	(31)
第五章	兰妮	(41)
第六章	“NUB”——诺尼奇环宇保镖公司.....	(55)
第七章	“钩子”	(66)
第八章	奇袭.....	(80)
第九章	吸血巨蝙蝠.....	(95)
第十章	“莫扎特迷”	(103)
第十一章	鹰翅与死神	(115)
第十二章	“英国期待着”	(125)
第十三章	晚上好，波尔德曼先生	(132)
第十四章	无霜城.....	(141)

第十五章	一条命的代价.....	(154)
第十六章	今晚行动.....	(163)
第十七章	鲨岛.....	(172)
第十八章	“夫人”在等待.....	(184)
第十九章	死亡与毁灭.....	(200)
第二十章	欢呼声中.....	(208)

捣毁谋穴

捣毁谋穴.....	(213)
罪有应得.....	(247)

第一章 南行路上

詹姆士·邦德很迟才给信号，猛地刹车——猛得使“奔特雷”汽车教练都摇头乍舌。大轿车一个旋转，离开了E5号快车道，驶上了布鲁塞尔正北的最后一条通路。这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如果他打算在午夜前赶到斯特拉斯堡，那就非继续赶路不可，沿着绕布鲁塞尔的环形公路，随后沿比利时的N4号公路一直向南。不过，邦德知道，即使是在度假，保持警惕也是有益无害的。开阔地来一个急转弯，可以很快判定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大约一小时之后，他就要上E40号公路了。

最近，给特务机关的所有军官下了一条指示，要“不断保持警惕，即使下班时也一样；特别是度假和在国外时要注意。”

他是坐早班轮渡到奥斯登的，误点了一个多小时。开到半路左右，渡船停了，放下去一只船。这船开到远处，绕着大圈在水面上搜寻。大约40分钟后，船回来了；渡船再启程时，上空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整个船上都传开了：好象是

有两个男子落水，失踪了

“几个年轻的游客爬船索胡闹哩。”酒吧间的男招待说，“胡闹得过份喽，也许被螺旋桨打成碎片了。”

一通过海关，邦德就把车开进一条僻街，打开奔特雷汽车挡泥板的暗箱，检查他的ASP自动手枪和备用弹夹是否完好无损；取出那小小的袖珍式警棍——它躺在软皮套子里，沉甸甸的。他关上暗箱，松开皮带，把皮套子穿好，使警棍贴着右臀。这可是件有效的武器：一条黑棒，长不过十五公分，由一位训练有素的人使来，可以夺人生命。

现在，邦德在司机座上转着身子时，可以感觉到那硬邦邦的金属顶进他的臀部，给他一种舒心的感觉。他让汽车减速到每小时四十公里，慢慢爬着，绕角拐弯时扫视着后视镜；在远远的那边，他再一次自动减速。不到半小时，他就确定了：没有人跟踪他。

他想，就算是老惦记着那条指示吧，刚才他也是比平时太过份小心了一些。是因为第六感觉悟出了危险？也许是因为几天以前M的一段话吧？

“你选在这时候离开，真是再糟不过了，007。”他的头头唧唧嚷嚷地抱怨。然而邦德几乎没有在意：在请假的问题上，M的态度总是勉勉强强的，这大家都知道。

“这不过是我该得的而已，先生，您答应过我现在可以休一个月的。您该记得，今年早些时，我推迟了休假。”

M咕咕啾啾地说：“曼丽彭妮也要走，去漫游全欧洲哩。你是不是……？”

“陪着曼丽彭妮小姐？不是，先生。”

“那就是去牙买加，或是你常去的加勒比海上的某个鬼地方啰，我想。”M皱皱眉头说。

“不，先生。先去罗马。随后在费奥里河畔呆几天，再开车去奥地利——去接我的管家梅。我真希望到那时候，她身体已康复，能将她带回伦敦。”

“行了……行了。”M并不满意，“嗯，把你的日程安排全留给参谋长吧。天晓得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你哩。”

“已办好了，先生。”

“小心啦，007，要特别小心。这些日子，大陆可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啊，你怎么小心也不会过份的。”他的双眼含着一种尖锐凌厉的神色，使邦德怀疑他是否隐瞒了什么事情。

邦德离开M的办公室时，这老头子还真好意思说：他希望梅会有好消息。

此刻，邦德唯一担心的似乎只有梅——他那忠心耿耿的苏格兰老管家，要不然，他的心境就真是“万里无云”了。冬天，她的支气管炎有两次严重发作，情况似乎还在恶化。她久随邦德，时间长得谁也记不清。实际上，除了特务机关，在他变化纷纭的一生中，她是唯一不变的人物。

支气管炎第二次发作后，邦德坚持由机关挂钩的一位医生来彻底检查一下，这位医生在哈雷街开有诊所。尽管梅反对，坚持说她自己“棒得象只‘闹’（老）猎鹰，下锅还早着哩。”但邦德还是亲自把她送到诊断室。接着是难煎难熬的一个礼拜，梅从一个专家手中转到另一个专家，没完没了地埋怨着。但检查

的结果不容置疑：左肺严重损害，而且这病显然还有蔓延的可能。如果不马上去掉左肺、经过至少三个月的强制休息与治疗，病人梅不大可能活到自己的下一个生日。

邦德倾囊相助，请最好的外科医生作了手术。梅刚见好转，就被送到一所世界闻名的、专治她这种病的诊所——座落在索兹堡南面山中的莫扎特诊所。邦德定期给诊所打电话，得知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前天晚上，他甚至还和她本人通了话。现在，想到她的语调，想到她谈到那诊所时的不满语气，他暗自笑了。毫无疑问，她在重新编排着诊所的全体职员，把她八辈子的怨气一古脑儿发在他们身上——从女服务员到厨师。

“他们这里连一顿象模象样的‘反’（饭）都‘布’（不）会做，詹姆士先生，说真格的；女仆费老劲连一张简单的床也铺‘布’（不）好。我才‘布’（不）会去雇她们任何一个人哩——而你却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呆在这里。这是彻彻底底的浪费呢，詹姆士先生。可‘止’（耻）的浪费。”梅的舌头总绕不过弯，说不出“可耻”来。

“我相信他们对你照顾得蛮好的，梅。”她太随便了，不会作个真正听话的病人。

要相信梅，他想。她喜欢别人按她的想法办事，要么干脆别干。她在莫扎特诊所无异于蹲监狱呢。

他检查了燃料，决定还是先把油箱装满好，前面沿E40号公路还要开很久。他已经确定后面没人跟踪，于是集中注意力找一个车库。已是晚上七点多了，附近车辆不多。他开车穿过

两个小村庄，看到标牌上指明已靠近快车道。随后，在一段笔直、空空荡荡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加油站红红绿绿的招牌。

尽管小办公室的门开着，但这个站里似乎没有人，两个油泵无人照料。红色的通告说这油泵不能由自己操作，因此，他把自己的车子开到大油泵那儿，熄了火。他爬下车，放松放松肌肉，这时，发现这座玻璃与砖头的小建筑后面有乱哄哄的声音。听得到愤怒的吼叫声，还有“呸”的一声，好象是有人与汽车相撞了，邦德用中间的锁定器锁好汽车，飞快地向房子的拐角走去。

办公室后面是一个停车库，门开着，门前停着一辆白色的斯普林特车。两个男人正把一个年轻女人压在车盖上。司机座的门开着，地上有一个撕开了的手提包，里面的东西乱扔着，

“得了。”一个男子用粗鲁的法语说，“在哪儿？你一定有一些的！拿出来。”这个暴徒跟他的同伙一样，穿着褪了色的工装裤、衬衫与旅游鞋。两人都是矮个，肩很宽，肌肉发达的胳膊晒得黝黑——不管怎么看都是标标准准的二杆子。受害者表示反抗，说话的那个男人举起手来，打她耳光。

“住手！”邦德迈步上前，大喝一声，声若巨雷。

那些男汉们大吃一惊，抬头望着。接着，有一位笑起来：“打一得二啦，”他轻声说着，抓住这女人的肩，把她从汽车上推开。

正对着邦德的男子拿着一把大扳手，显然，他认为邦德很好对付。他厚厚的一头卷发，乱七八糟，一张年轻的脸，阴沉

暴戾，留下了街头斗殴老手常有的伤疤。他身子半躬，跃步向前，扳手沉得低低的。邦德一边伸手去拿右臀边上的警棍，一边想：这家伙动起来真象只大猢狲。

这种警棍是研制ASP九毫米手枪的同一家公司造的，表面看来毫无威力——一段长十五厘米、不可伸缩、包有橡皮的金属。但是，邦德把它从套子里抽出来时，右手腕用力一弹，从橡皮盖着的柄里弹出一段韧钢，二十五厘米长，迭套着，锁定到位。

突然冒出了这么件武器，使这年轻的恶徒猝不及防。他的手臂举起来，紧抓着扳手，犹豫了一下。邦德迅速地闪到他左侧，挥动警棍，警棍击中了那打手的前臂，一阵令人心烦的碎裂声，紧接着一声嚎叫。那人弯下身子，捧着断臂，用法语疯狂地咒骂起来。

邦德再次动手，这次是较轻地敲了一下他的后颈。那位暴徒跑了下去，向前摔倒在地。邦德虎吼一声，向第二个恶棍猛扑过去。但这家伙一点也没有打斗的兴致，他转身就跑；不过还是不够快，警棍尖狠狠地击中了他的左肩，当然把骨头给打碎了。

他嚎叫得比他的同伙更响，随即举起双手求饶。但这两个年轻歹徒袭击的是一个几乎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所以邦德一点也不想对他们发慈悲。他猛冲上前，将警棍尖捣入那家伙的股沟。又是一声痛苦的尖叫，但突然不响了——他绝妙地在这家伙的脖子左边敲了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敲昏他，却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邦德踢开扳手，转身来帮助这年轻女子；但她已在汽车旁收拾自己的东西。

“你没事吧？”他走到她跟前，打量她那意大利风格的容貌——一团团长长的红发，颇长柔软的身子，鸭蛋形脸，褐色的大眼睛。

“没事，谢谢您，没事。”听不出是哪儿的口音。他走近了一些，看见她穿着古西产的平底便鞋，赫默斯牌绸衬衫；腿很长，套在紧窄的卡尔文·克伦牌工装裤里。“您当时走了过来，真幸运。您觉得我们该叫警察吗？”她微微摆一摆头，伸出下唇，把遮着眼睛的头发吹开。

“我只是想要点汽油。”邦德望了望那斯普林特车：“出什么事了？”

“我想可以这么说：他们在盗财窃物，被我当场抓住，他们不肯轻饶我。服务员在办公室里人事不省。”

她开车进来时，这两个暴徒装成服务员，向她道歉说前面的泵已不能用了，问她能不能把汽车开到后面那个泵那儿。“我听信了。他们把我拖出汽车。”

邦德问她是怎样知道服务员的情况的。

“他们中的一个人问另一个，服务员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他还得昏迷一小时左右哩。”她的话语中没有一丝紧张痕迹；她用双手去抚平乱发时，手稳稳的。“如果您要赶路，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您知道，您的确没有必要在这儿耗时间了。”

“您也一样嘛。”他微笑着说，“那两位也是要睡些时候的。顺便提一下：我叫邦德。詹姆士·邦德。”

“苏姬。”她伸出一只手，掌心干干的，握手握得很紧，“苏姬·腾帕斯塔。”

最后，他们俩都等警察，害得邦德耽误了一个半小时多。油泵的服务员被打得很惨，需要马上进行治疗。邦德给警察打电话，苏姬就尽可能地照料病人。等警察时，他们交谈起来。邦德想对她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开始觉得整个事件都有点奇怪。不知怎么回事，他感到她有什么事瞒着他。但是，不管他问得如何巧妙，苏姬总有办法滴水不露地给出躲躲闪闪的回答。

从观察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她自持力特强，看成什么象什么：象律师，也象女招待。看她的外貌及她佩戴的首饰，她很有钱。邦德认定：不管苏姬的背景如何，都无可置疑地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说话声音不高，动作不多但很得体；举止谨慎，也许是略带羞涩的缘故。

他真正迅速发现的唯一事情是：她至少能说三种语言，这表明她既聪明，又受过良好的教育。除此以外呢，他甚至连她是哪国人也弄不清楚——尽管斯普林特车的牌牌是意大利的，跟她名字一样。

警车风驰电掣，警察来了。在这以前，邦德已回到自己的车前，藏好了警棍——不论是在哪国，这都是件非法的武器。他接受了讯问，并按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字。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他才获准给车子装满油，离开，——还留下了下周他的行址，他的地址以及在伦敦的电话号码。

他开车走时，苏姬·腾帕斯塔还在受讯问，他奇怪地感到心神不安。回想起M先生的眼神，邦德开始怀疑起轮渡上的

事来。

刚过半夜，他就到了麦兹与斯特拉斯堡之间的E25号公路。他已再次装满油箱，并在法国边境喝了一点质量凑和的咖啡。现在，路上几乎空无一人，因此，他看得见在他前面足有四公里远的汽车尾灯，然后超车。越过边界后，他把速控调到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顺顺当当地超过了这辆白色的BMW大型轿车，后者好象是以五十公里的时速在悠哉游哉地逛着。

出于习惯，他扫了一眼那车的牌牌，记住了车号，还有那国际标记D，表明是辆德国车。

大约一分钟以后，邦德警觉起来：BMW车已经加速。它已移到中间车道，但仍紧紧跟着他。两车的距离有时大约五百米，有时不到一百米。他按下制动器，调回速控，开始加速。一百三十，一百四十！BMW仍旧跟着。

随后，离斯特拉斯堡郊区大约只有十五公里时，他看到快车道上另外有一组前灯，正在他的后面，高速跟上来。

他移到中间车道上，两眼扫着前面的路与后视镜。BMW车落后了一点，几秒钟后，接近着的灯光增强了，一辆小黑车象一驾喷气飞机，呼啸而过，使他的奔特雷微微发颤。那车的速度一定接近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车前灯照耀下，邦德只能扫到一眼车牌牌，而上面溅满了泥。他想一定是瑞士的，因为他差不多可以肯定：他看到车后板的右边有一块“梯思罗·坎登”的屏板。他甚至来不及辨认出该车的制造厂家。

没过多久，那辆BMW就没法保持自己的位置了，它慢下来，败下阵去。接着，邦德在后视镜中看到一阵闪光：他后面

的中间车道上爆发出一团无情的血红火球。他感到冲击波使他的奔特雷发抖；从反视镜里看到一团团着火的金属在公路上飞舞着。

邦德给加速器加压。晚上这种时刻，任凭发生什么事都不会使他停车，把他牵扯进去；特别是在一段渺无人踪的路上。突然，他觉得自己有一阵不可言喻的震惊：整整一天，这一切没法解释的暴力行为都好像是围绕他发生的。

上午一点十一分，奔特雷小心翼翼地开进了斯特拉斯堡的圣-彼尔-勒-琼恩广场，在索菲特尔宾馆外面停下来。值晚班的人倒是毕恭毕敬的。是，邦德先生……不是，邦德先生。当然是给他留了房间的。卸车、行李给飞快地拎走了，他本人把奔特雷开到宾馆的专用停车场。

就过一晚，那套间可以说是太大了。房中有一篮水果，带着经理的问候。邦德拿不准是该铭刻肺腑呢还是该谨慎小心——他至少有三年没在索菲特尔住过了。

他打开小酒柜，给自己混了一杯马提尼酒。酒柜里存有戈登酒与一种很好的伏特加，这使他很高兴，不过，他喝不上自己喜好的凯勒酒，只好对付一杯简单的莉莉特苦艾酒。邦德把酒拿到床边，在两个公文包中选出一个——装有先进的反监听设备的那个。他把设备安在电话上，拨了伦敦的“环宇出口公司”——这是机关总部的伪称。

邦德较详细地复述了那两个事件，值班军官耐心地听着。线路很快就关上了。长时间开车，邦德累了。他简单冲了个澡，打电话让服务员早上八点叫他，就舒手伸脚、赤身裸体地

躺在被单下面了。

只是在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这一事实：他本人受到了非同小可的关注。他再次想到了M先生的奇异眼神；接着是奥斯登的轮渡与落水的两个人；接着是在加油站遇难的姑娘——苏姬；最后是路上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爆炸。发生的事件太多，不可能仅仅是巧合。他开始隐隐觉得有一丝危险了。

第二章 “毒矮子”

做完早锻炼，邦德汗流浹背。早炼的项目包括二十分钟的缓俯卧撑，那种延绵的紧张感觉妙不可言；接着是抬腿，让它紧贴肚腹；最后是二十下快速弯腰手触脚趾。

淋浴之前，他打电话给房间服务部，订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早餐：两大块全麦面包，带最好的奶油；如果可能，要“小红树”公司的果酱或是库珀的牛津柠檬果子酱，哎呀，先生，没有库珀，但有“小红树”。他们不大可能供应德布雷的咖啡，所以，经过详细的询问之后，他接受了他们特有的混合餐。等早餐时，他冲了一个很烫的热水澡，然后又用冰冷的水冲了一个澡。。。

邦德是个遵循习惯的人，通常不喜欢改变；但他近来把肥皂、洗发剂和花露水改用了“顿希尔30”混合剂，因为他喜欢那特有的男性气味。现在，他用毛巾用力地擦了身，在身上擦着花露水，然后穿上他的丝质旅游快活衫等着早餐。早餐送来